

32687



永清朱玖
 聯藏書記

白石道人詩說

唐 陸 德 明 撰

宋 姜夔 原本

海鹽 朱 琰 重校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脉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為

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

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叙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

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蛩曰吟通乎俚俗曰

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于風者出于雅者出于頌者屈宋之文

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

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

至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

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

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

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栢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
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是竒方以為竒忽復
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
自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
情性如印之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為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未矣故

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
欲古欲和是為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
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
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
高妙非竒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
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
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櫂

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
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辭窮理盡者也所謂
意盡辭不盡者意盡于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
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
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
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
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
無矣鷄林其可欺哉

詩說之作非為能詩者作也為不能詩者作而
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為能詩
者作也雖然以吾之說為盡而不造乎自得是
足以為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
有如得兔忘荃者乎噫吾之說已得罪于古之
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桐鄉程拱宇校字

談藝錄

明

徐禎卿

原本

海鹽

朱琰

重校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
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
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
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
於官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
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

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
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
壯麗宏竒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
懷剗刷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
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
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
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
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
采七情襍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

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埴篔所以相成其音調也
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
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
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
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
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為圓鈎形
為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襍出
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

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而為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雖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索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々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々之情勗勵規箴婉而

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襟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為病焉故知驅蹤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污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十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為笑啞憂則為吁戲怒則為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為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眇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

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竒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

言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嘆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若乃文質襍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

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為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歔無涕行路必不為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為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
襍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
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
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
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眇各以其狀隨規逐
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圍環之
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
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
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
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
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
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間擬濡筆求工
發言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
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率命
辭慷慨並自竒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
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
昔桓譚學賦於揚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

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為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為雋故匪師涓難為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思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輕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頌弁之宴好黍離有蕝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杖

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
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太
東何草不黃之困瘼巷伯鷄犇之惡惡綢繆車
牽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
北山陟陟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
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氣辭哲匠縱橫畢由
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
由人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

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
遺老辭玄氣沈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
辭尊氣嚴閹童壺女辭弱氣柔媚夫偉士辭靡
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七言沿起咸曰栢梁
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為則也聲長
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瑀辭與五言略異要而
論之滄浪擅其竒栢梁弢其質四愁墜其雋燕
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
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
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
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
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繇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
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
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
會矣

樂府往々叙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

精翩々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瑤駕出北郭
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
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
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蒹浮萍
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
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土唐風山有樞云何不
日鼓瑟饒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

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為
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暖也思王野田黃
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稀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
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鋪糜
共鋪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四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

襲若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
尾語精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樂
府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
賦氣韻絕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皆當
內手爾

韋仲班傳輩四言詩儻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
建來日大難工堪為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

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裒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々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々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削曳綴懸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

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亦略而未備况夫人懷淑帚自過千金法言懿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摘儒玄廣教化

言書金
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
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鎖尾之文故序
而系之俾知所究

桐鄉程拱宇校字

秋圃擷餘

明 王世懋 原本

海鹽 朱 琰 重校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
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々無
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為說若孟軻荀卿之徒及
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
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為
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

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
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為四言詩聯比
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
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孿極
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
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
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
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以一家言

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
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
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薛莊語無
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為宗又一變也中
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
間雅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裨官都作雅音馬
渚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
而欲令人毀靚救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
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

聰明透頂

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為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為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加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宗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為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

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

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
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有誤
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濶之三何至
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
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菘臨水映白
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
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
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為法邪此
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

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
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
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
詰獨望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
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
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
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
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為可
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

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而拒符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為清陽婉兮人之睂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與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加三點

如上褰裳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為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而逗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拘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

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
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
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
隱々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
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
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々唐人無
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
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為

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
而終不失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
子弟往々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
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
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為掩瑕雖然更千百
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
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曰新詩句々好應任老夫傳温然其辭而隱然
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

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捫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之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為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為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

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

邪先是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
歸大內又為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
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
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
辭託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
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
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
自當手舞足蹈

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
為詩者爭事剽竊紛々刺鷺至使人厭余謂學
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
老杜結構自為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
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
史來者彼學而成為韓為柳吾却又從韓柳學
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
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々得聯多而韻不

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
因就一題行為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
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傳會或
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
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々難繼
不其然乎每々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
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栢梁
之餘材勦為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
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執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
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
精嚴然吾以為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
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
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
名者五然古今目為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
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
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

新刊詩集
關為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奏時
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酒
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蕩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
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
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
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
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
二家諧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

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宗詩之徑聲調卑處開
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
初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使誦其詩果
為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
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
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
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
悲其裒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

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
二句下一拘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
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
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
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
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執苑卮言余後觀郎
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
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
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
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眺工於發端
比之於今有慚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
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為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
今日為勅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
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
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

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為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為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

水靜為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鬯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

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
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為故
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
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
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
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
并州且不得任何况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
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為聞所未聞不知
向自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嫱西施昭
君太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
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為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
並秀飛燕合德鸞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
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
長如孟浩然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
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
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

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
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
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
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
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為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
兩家耳以五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
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

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
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
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
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
未知鹿死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
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
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
如釜水去空亂絲抽緒種々縱橫全集却於此
時要下剪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
兒人各自為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
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
求之詩家誰當為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
尤長慶之下乘也闔秀卿刺其悵々擁鼻二詩
余每見之輒悵々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

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
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々寒江水自
流袁魯望亟為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強立
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也今伯起風
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
後繼以于鱗海內為其家言者多遂蒙刺駑之
厭驟而一士能為樂府新聲倔强無識者便謂
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

不惟體願取諸情性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
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為異
日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
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
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
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
余戲謂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
關沉思忽至種々真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俾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
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揚徐下
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々差堪旗鼓中原
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邊徐薛
王之亞林尚書貞恒修福志々善夫云時非天
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鉞傳汝
舟相伯仲又云鉞與善夫頗為鄉論所訾過矣
閩人三百年来僅得一善夫詩即瑕當為掩善
夫雖無竒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

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
品則為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為然
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
為善夫亦為七閩文人吐氣也

